

台灣武俠小說九大門派代表作

鐵血江湖派

江蘇文藝出版社
台灣萬盛出版公司

柳殘陽

斷刃

上



盜印必究
舉報有獎

柳殘陽

铁血江湖派

断刃

柳殘陽

(苏)新登字007号

断 刃

作 者：柳残阳

责任编辑：周鸿铸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溧水人民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5 插页4

字数：540,000 199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3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640-5/I·618

定 价：16.80元(上下两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缀

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以出版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等通俗读物而名闻遐迩。

江苏文艺出版社在大陆初以出版纪实文学享盛名，近以武侠小说和爱情小说吸引许多读者。

正是因为这一共同之处“性相近”，习也相近。得以在出版事业上携手。

万盛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达明先生是有识之士，子承父业搞出版，又青胜于蓝。前些年台湾武侠小说鱼龙混杂，良莠杂陈，假冒伪劣充斥坊肆，淫秽血腥达布书林；造成了版本混乱，盗印者以鱼目混珠。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大损武侠小说之清名。有鉴于此，他立下雄心，要将台湾武侠小说精梳细剔，严谨慎编，优中选优，推出名家代表作，以这些精品标示武坛，昭识后人。为此他延聘台湾著名武侠小说评论大师叶洪生先生执刀，拾骊珠弃鱼目，除莠选良。

叶洪生先生是台湾《联合报》主笔，毕生专好武侠小说，叶先生博学广闻，才高八斗。一支如椽之笔论评江湖，指点武林，滔滔如江浪濯沙淘金。他的文艺批评笔如千年宝刀，无往不利，管你大名家、小名家，缺点瑕疵，败笔赘疣一一剔削，切中要害。正因为此，叶洪生成了台湾武侠小说评论巨擘，武坛论剑权威。凡经他点评过的作家，无不走红，凡经他推荐过的作品也无不畅销。古龙、卧龙生等人皆以能得叶

先生点评为荣焉。叶洪生先生尤对台湾武侠小说的发展历史，各门各派的发展渊源，作家的写作特色、专长稔熟于胸。接受王达明先生委托后，经数年潜心筛选，编修，在数百名武侠小说作家中遴选了十大名家，在十大家数百部作品中精选了富有代表性的十部名作。不仅为这些名家写总编序，而且还为每一部作品写了分编序，评详细介绍了作家成长经历，门派产生和形成过程以及写作风格，语言特色、艺术品位等等。总编序不仅是为这十大名家而作，也是对台湾数十年来武侠小说发展史的一个总结。

万盛出版有限公司在完成此重大编辑工程后曾与大陆两家出版社洽谈出版，后因个人私谊，信任本人转致江苏出版业界，成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献给广大武侠迷的礼物。

需要敬告读者诸友的是，叶洪生先生原编中有名家上官鼎及代表作《沉沙谷》，由于与原版权拥有者台湾真善美出版社协商转让版权未果，因此从执行著作权法的要求出发，只能割爱改为九大门派，实为憾事。在当前大陆图书市场盗版成风、冒名伪劣武侠作品充斥于市、武侠小说市场人气低迷的时刻，江苏文艺出版社冒着赔钱的风险，与万盛出版有限公司联袂推出大三十二开本，精美装帧的九大门派武侠小说，这无疑是一种英雄胆色，一种武林豪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你捧读这些由叶洪生先生点评的九大门派代表作时，你一定会爱不释手，有一种特殊的艺术享受的满足感。如是，那么，请您“挑灯看剑读华章”时，千万注意劳逸结合。

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 江上鸥

凡例提要

一．本特辑所选九部武侠小说，皆为台湾武侠创作全盛期（一九六〇年——一九七〇年）及其前后三年内问世之名著；虽不尽能代表各家最高水平，亦足以反映出迁台早期之人心趋向、社会风尚及浪漫精神。

二．本特辑分卷诸书，在原则上悉依原刊本（三十二开）章回顺序编排，并重新标点、分段、校勘、整理。凡因原刊本残缺不全者，则据重印版本目次编排；计有《风云榜》、《九龙灯》、《紫电青霜》及《万里云罗一雁飞》四部，整编工序如前。

三．本特辑分卷诸书，悉授权委托主编者作内容整理；凡原刊本有文字讹误及脱漏处，概由主编者予以订正，修饰或补苴；至书中之衍文赘语，则在不违背原书精神之原则下，略加删节，藉以提高其可读性。

四．本特辑分卷诸书除总编序观照全局外，均分别就各家生平，创作概貌及其小说特色，技法作一综合性评介或导读，以供通俗文学爱好者参考，研究。

五．本特辑分卷诸书例附各家创作年表，悉经作者本人或家属审定。凡原著有部分代笔者，皆于备注中说明；凡未列入各家创作年表者，概属冒名之作。由此分辨真伪，以正视听。

六．本特辑分卷诸书，例不收原著插图。读者幸垂鉴焉。

独钓寒江雪

——《台湾武侠小说九大门派代表作》总编序

叶洪生

我国武侠小说源远流长，影响深广，就其“用武行侠”的内容性质而言，早在唐人传奇领一代文学风骚之际，即已大量涌现这类“作意好奇”的古典文言豪侠篇章。而后历经宋、元民间流传的“说公案”话本小说以通俗化的俚语著书，扩其波澜；再由明、清始兴的章回体侠义小说发扬蹈厉，普及社会大众，乃赳赳然成为我国通俗文学的主脉之一，广受各阶层读者喜爱。

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武侠小说名家辈出，大放异彩！他们针对当时动荡不安的政局，以及社会人心的苦闷，渴望能看到侠客“替天行道”济世救民的迫切需要，遂纷纷挥舞生花妙笔，驰骋想象，勾勒成一幅又一幅充满传奇色彩的“江湖众生图”。他们或表彰侠烈至性，或刻画家恨国仇，或渲染正邪之争，或演绎帮派恩怨；其间更穿插以虚实相生的武功，缠绵悱恻的爱情，曲折离奇的故事，可歌可泣的义行……，总之，腕底风云，各具特色；其事虽非现实社会中所必有，亦可供人驰情入幻，遣怀寄慨，因此能风行海内，颠倒众生。其中尤以“北派

五大家”——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各擅胜场，分别建立不同的流派特色；从而将武侠小说的创作与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峰。

迨及一九四九年，海峡两岸当局不约而同地禁绝一切所谓“旧派”武侠小说。在台湾初期秉持“反攻复国”这一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武侠小说创作一度中辍；但不久又全面复苏，掀起一波接一波的创作热潮，呈现出百花齐放，更为繁荣昌盛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在台湾武侠创作全盛期（一九六〇年——一九七〇年），约有近三百名作者“以此为生”，其市场供需量弥足惊人。惟自一九八〇年以后，各家次第封笔或相继物故；而社会客观环境又产生极大的变化，难以培养、造就新一代的武侠作家；再加上坊间不肖书商大量出版冒名伪作，企图鱼目混珠，乃使武侠小说这一“时代的宠儿”日趋没落，殊可令人惋惜。

在此，笔者拟就四十年来台湾武侠小说之兴衰，作一全面性的回顾与检讨。

一、台湾武侠小说勃兴及其发展概况

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武侠小说在台湾发展是相当曲折的。先是当局以戒严法的名义将一切“有碍民心士气”的黑、黄小说悉数查禁，其实目标乃针对所谓“附匪文人”的作品——旧派小说自难逃此劫；继则于一九五九年底又以“暴雨专案”全面取缔包括大陆、香港所出版或在台翻版的新、旧武侠小说。其所造成的后遗症大约有三：

一、斩断武侠小说传统脐带，致使六〇年代以降有志于武侠创作的文艺青年无法全面继承前人“遗产”；只能自行摸索或仅靠有限几部老书为范本参考。故在众多武侠作者中，名家虽颇不乏人，但庸劣之作更为充斥，造成若干不良影响。

二、基于政治禁忌，大多数武侠作者皆避免以历史兴亡为创作背景；甚至为求省事，干脆将时代背景全部抛开，而相偕进入一个“不知今夕为何夕”的迷离幻境。于是在此浪漫的“成人童话”世界里，若辈一意写江湖恩怨、纷争、情仇，并以寻宝（包含武学秘笈）与图谋武林霸业为两大创作主题。

三、由于以上的偏枯发展，致令台湾武侠小说大半陈陈相因，难以突破创新；即或偶有佳作妙构，亦可遇不可求。其中古龙较为特殊，但他的“新派”作品在独领十年风骚后，却促使武侠小说陷入一个“为新而新，为变而变”的绝境。至于晚近出现的“超新派”或“现代派”武侠小说则不知所云，更毋论矣。

但尽管如此，台湾早期武侠名家辈出，作品产生甚富，则为一项既存的事实。对于这一“社会现象”，值得分析研究。

据了解，台湾武侠创作的开拓人，先行者是郎红浣（本名郎铁青）；从一九五二年起他在《大华晚报》陆续连载《古瑟哀弦》、《碧海青天》、《瀛海恩仇记》、《莫愁儿女》、《珠廉银烛》、《剑胆诗魂》六部曲，写三代英雄儿女的悲欢离合故事，颇得王度庐“悲剧侠情派”小说之神髓；而其开场笔法之新，实非两年后在香港标榜“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的梁羽生所能想象。但在一九五五年以前，台湾武侠作家仅有郎氏一人独撑大局，坊间仍多“旧派”武侠小说流传（属非法租售）；之后，卧龙生的《风尘侠隐》、《惊虹一剑震江湖》，司马翎的《关洛风云录》、

《剑气千幻录》，伴霞楼主的《神州剑侣》、《八荒英雄传》及诸葛青云的《紫电青霜》、《天心七剑荡群魔》等名著，风起云涌，分别“享誉武林”，而带动了一九六〇年代以后的武侠创作大势。

总括来说，从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〇年为台湾武侠小说创作的全盛期，作者多达三百余人。以小说的内容特色而言，大致可分为四大派（间有出入）：

（一）“超技击侠情派”——融合过去“北派五大家”心法，一炉共冶，转形易胎而作，特强调奇功秘艺与玄妙招式。代表者除上举四名家外，另有独抱楼主、武陵樵子、太瘦生、上官鼎、慕容美、孙玉鑫、盍上九、东方英、云中岳、萧逸、高庸、秦红、易容、唐煌、司马紫烟、宇文瑶玑、剑虹、忆文、范瑤、晓风、曹若冰、秋梦痕、玉翎燕等，极一时之盛。（按：此派嗣后又衍生为若干风格互异的流派。）

（二）“奇幻仙侠派”——以模仿还珠楼主之飞仙剑侠为主，代表者有海上击筑生、醉仙楼主、天风楼主、东方骊珠、东方玉、南湘野叟、墨余生、丁剑霞、向梦葵、徐梦还等。

（三）“鬼派”——书名内容非鬼即魔，嗜血嗜杀，代表者有陈青云、田歌等，台湾武侠小说之“滥恶”者流，概属此类。

（四）“新派”——采用现代文艺笔法技巧及新思想观念创作，代表者陆鱼、古龙、古如风等。惟自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古龙脱颖而出，旋以《铁血传奇》（楚留香故事）、《萧十一郎》、《多情剑客无情剑》等书掀起“新派”武侠狂涛巨浪以后，前述三派即逐渐向“新派”靠拢；多数名家迫于市场压力，乃纷纷改弦易辙，以致文风丕变！

此外，以模仿郑证因而以“江湖味”取胜者有柳残阳，以模仿郎红浣而以“京味”见长者有独孤红，亦为此一时期崭露

头角的武侠作家。至于成铁吾的历史武侠小说如《年羹尧新传》及龙井天的纯技击武侠小说如《九州异人传》，则如昙花一现，不知所终。

质言之，“超技击侠情派”作品在台湾早期之所以会一枝独秀，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社会需求。迁台后，人心苦闷；惟限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不足，别无其它大众化娱乐可供消遣，人们乃普遍以租看武侠小说作为精神寄托。但因客观原因，搜读旧派大家的作品日益困难，社会大众遂转而渴望看到作家的新作品以资替代——若能兼具“旧派”各家之长，当可满足不同品味的读者需求，于是“超技击侠情派”小说乃在此一社会背景下诞生，云蒸霞蔚，大放异彩！

其二、创作取向。早期台湾知名武侠作家绝大多数为大陆来台人士；彼等自幼即接触“北派五大家”小说，薰染既久，乃思自行创作。惟因前辈名家风格迥异，互有长短；亦步亦趋，势所不能。故而只有博采还珠楼主之奇妙素材、白羽之武打综艺、郑证因之帮会技击、王度庐之侠骨柔情及朱贞木之诡异布局，另开浪漫武侠新天地。始能投时尚之所好，于是先有二三子尝试成功，继则群相跟进，乃逐渐形成“超技击侠情派”新潮流，主导了一九六〇中期以前台湾武侠小说的发展趋势。

其三、出版商鼓励。在六〇年代初期，台湾武侠出版商因为应市场（特指租书店）需求，纷纷以重金征求新人新稿；如“真善美”、“春秋”、“大美”、“海光”、“四维”、“明祥”、“清华”等出版客，均各自培养了一批专属武侠作家，加以彼时台湾谋生不易，而一书成名即可月进斗金；故求名求利者趋之若鹜，遂造成百花齐放、争奇斗妍的繁荣局面。

持平而论，“超技击侠情派”在六〇年代中期尚能与古龙领军的“新派”分庭抗礼；但自上官鼎、司马翎、伴霞楼主、独抱楼主等名家相继封笔以后，“超技击侠情派”乃趋式微。从七〇年代起以迄八〇年代止，几全为“新派”之天下。此后，古龙因病不能创作（多请人代笔），而香港一代武侠大家金庸的作品又适时“开禁”引进台湾，改25开大本发行；于焉台湾武侠创作乃益形萧条，一蹶不振。即令晚近又有“超新派”或“现代派”新秀出现，亦难挽狂澜于既倒。

二、观千剑而后识器

回顾平生浸淫武侠小道，匆匆不觉已逾三十年矣。斗转星移，岁月不居！每每午夜挑灯看剑，弹铗作歌，辄兴不胜今昔之感。因在于志宏、王达明二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下，毅然而有编选《台湾武侠小说九大门派代表作》之志。深望经过此番“去芜存菁”的整理，校勘，能够为台湾武侠创作全盛期留下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见证；得以继绝兴废，传诸久远。

惟近三十年来，台湾武侠小说出版总数至少在两千种以上，而有四万集（32开本）之谱；知名作家亦绝不下于二十位，每人作品少则十部，多则七八十部。洵可谓卷帙浩繁，洋洋大观！是故取舍之间，煞费思量。

南朝一代大文评家刘勰《文心雕龙》卷十《知音》篇有云：“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诚然，《文心雕龙》论古今文体之长短得失未必皆能适用于小说；但其“识器”、“博观”之理，则无二致；而所谓“文情”六观种种，亦与小说讲求文字技巧差相仿佛。笔者自幼至长，所阅武侠说部何止千百！窃思对于如何“识器”，尚有一得之愚。因此，几经斟酌，综核名实，乃从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宏观角度出发，就以下取舍标准而挑选“九大门派”代表作于次：

一、具有广泛知名度而自成流派风格者——计收司马翎《剑神传》、古龙《萧十一郎》、卧龙生《天香髓》、慕容美《风云榜》、诸葛青云《紫电青霜》、柳残阳《断刃》、孙玉鑫《万里云罗一雁飞》七部作品，无一雷同！

二、代表台湾武侠创作全盛期最具反思性者——特选高庸《天龙卷》。

三、代表台湾本省籍唯一武侠名家——特选秦红《九龙灯》。

以知名度而言，上官鼎、伴霞楼主、萧逸、东方玉、云中岳、独孤红等人亦殊不亚于孙玉鑫、柳残阳、高庸、秦红五位；但彼等或与司马翎等前五家之小说风格、意趣相近而成就略逊，或多自我重复而略乏创意，或因涉及版权问题而难以解决；故其文情即使较孙、柳等人为优，亦只有忍痛割爱。惟高庸《天龙卷》入选，论者或有见仁见智之不同。容在此略作说明，以昭公允。

按中国当代武侠小说金庸《射雕英雄传》（一九五七年）写《九阴真经》、张梦还《沉剑飞龙记》（一九五八年）写《天罡三十六总参》、卧龙生《飞燕惊龙》（一九五八年）写《归元秘笈》以来，港台武侠作家群起效尤，大有无人不争武林秘笈之

概。此中唯独金庸之《天龙卷》能自出机杼，突破窠臼，将“擎天七式”梵文剑谱透过翻译、印刷而公诸于世。至此，所谓争夺武林秘笈云云，全成虚妄！这种反讽妙构，洵发人所未发，委实值得“相沿成习”的武侠小说界省思。

兹就笔者闻见所及，另如独抱楼主《璧玉弓》、陆鱼《少年行》、易容《王者之剑》乃至萧逸《碧眼金雕》等书，无一而非文情跌宕之作；实可与金庸《天龙卷》等量齐观，甚或凌驾其上。正因后者独能打破“武侠迷梦”，大胆创新，始得脱颖而出，名列“九大门派”。由此可见“识器”之难！

三、台湾武侠小说九大门派代表作总评

如上所述，“十家”代表作之入选，殊非幸致，而是经历一番“天人交战”的比剑过程。今再分别就其创作概貌与得失，总评于下：

（一）司马翎——本名吴思明，别署“吴楼居士”、“天心月”；小说兼有“北派五大家”之长而以还珠楼主之奇幻玄妙心法为依归。一九五八年出版处女作《关洛风云录》及《剑神传》、《八表雄风》三部曲，文笔清新跳脱，间有现代意味；刻画江湖人物各尽其致，尤善于运用推理手法铺陈故事情节。卒以一书成名，时年不过二十五岁而已。

比较起来，司马翎的三十多部作品水准都很平均（可能是名家中唯一者）。不论是前期的《关洛风云录》、《剑气千幻录》、《剑胆琴魂记》、《帝疆争雄记》、《圣剑飞霜》、《纤手驭龙》等长篇，及《鹤高飞》、《金缕衣》、《断肠镖》、《白骨令》等中篇；或

是后期的《饮马黄河》、《剑海鹰扬》、《红粉干戈》、《焚香论剑篇》及《丹凤针》、《武道》、《胭脂劫》等书，部部可观，不落俗套，各具创意，殊少雷同；即或偶有失坠，亦瑕不掩瑜。（按：司马翎创作全盛期起自一九五八年，止于一九七一年；中以一九六五年为前、后期之分界。惟晚期以“天心月”笔名所撰《强人》诸书，则每况愈下矣。）

概括而言，司马翎博学多才，擅长写情写欲，斗智斗力。特别是描写男女在情欲焚身中的心理变化，以及奇正互变，虚实相生的武打艺术，均独步一时。而其早年首创以精神、气势克敌制胜的武学原理，殆已近乎“道”——与金庸、古龙一脉相承的“无剑胜有剑”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而犹有过之。同辈名家受其影响、启迪者颇多，如古龙、上官鼎、易容、萧逸等皆是，可概其余。

●本特辑所选《剑神传》（《关洛风云录》与之为一书因合集篇幅太长故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另行出版；其后传《八表雄风》则因故事主线转移，且限于篇幅，故不收入。）《剑神传》写大侠石轩中的成长过程，彩笔纷披，颇能表现出“玄门正宗”之恢宏气象；而书中穿插石轩中与爱侣朱玲之间因师门恩怨所交织的悲欢离合故事，亦极曲折动人。由于司马翎弱冠之年即以此书成名；而在台湾“超技击侠情派”诸子中，其作品最具有“综艺”特色，自成一家，故以“综艺侠情派”代表作入选。

（二）古龙——本名熊耀华，于一九六〇年出版处女作《苍穹神剑》，仍沿用传统对仗式回目，内容乏善可陈。旋推出《孤星传》、《湘妃剑》等书，改用四字短句分章，尝试以新颖笔法创作，亦未成功，后因受陆鱼《少年行》之“新型武侠”文风启发，决改弦易辙，自出机杼。自一九六四年撰《浣花洗剑

录》起，古龙即分别向吉川英治、金庸“取经”，以饶有诗意的笔调阐发“迎风一刀斩”（日本刀法）及“无剑胜有剑”（中原剑道）的武学精义，并着重刻画人性；从此便不再描写冗长的打斗过程，而以气势与一个“快”字诀取胜。这也是古龙别开“新派”武侠蹊径，走向一切“简单化”的开端。

此后，虽然《大旗英雄传》仍不免借用还珠楼主小说人物，奇幻色彩仍浓，但从《绝代双骄》、《铁血传奇》、《萧十一郎》、《多情剑客无情剑》、《流星·蝴蝶·剑》到“七种武器”的故事。《陆小凤》系列及《边城浪子》、《天涯·明月·刀》、《三少爷的剑》、《白玉老虎》止（一九六七——一九七六年），古龙终于完成了“新派”武侠大业，独领十年风骚！

但不可讳言的是，他那种“叙事诗体”的分行段法、绝对的人性二分法及以近代西方存在主义、行为主义取代中国固有儒、释、道三家生命哲学的“反传统”作法，虽打破旧派武侠窠臼，不无创意，颇能哗众取宠于一时；但也自陷于“为新而新、为变而变”的绝境。一九七六年以后，古龙即一蹶不振，良可痛惜！

●本特辑所选《萧十一郎》及其续集《火并》合为一书，有其非常意义。因为这是古龙名著中唯一由电影剧本“改编”为小说的杰作，文情，寓意，布局俱佳，结构完整；与《多情剑客无情剑》相较，堪称是一时瑜亮，故以“新派”代表作入选。

（三）卧龙生——本名牛鹤亭，一九五七年于军中退伍，即以处女作《风尘侠隐》、《惊虹一剑震江湖》二书崛起武坛，引起各方注意。至一九六〇年左右，陆续推出《飞燕惊龙》、《玉钗盟》诸作，声名大噪，乃成为台湾早期享誉最隆的武侠作家，号称“武侠泰斗”。

卧龙生小说的传统味道甚浓，因袭还珠楼主、郑证因、朱贞木，不一而足。文笔通俗流畅，以情节离奇及英雄儿女的“多角恋爱”见长，因能引人入胜。其早期作品另如《铁笛神剑》、《天香飏》、《无名箫》、《素手劫》及《绛雪玄霜》、《天剑绝刀》等书，极尽奇正相生之能事；而其首创“武林九大门派”与“江湖大一统”之说，影响同辈作家既深且广，凡此皆为不争的事实。

惟自一九六五年以降，他为投合读者“求新求变”的口味而改走“半传统半新潮”路线，即江河日下，乏善可陈。如《金剑雕翎》竟拖至九十六集之多，打破历来武侠小说出版纪录；实则冗长杂沓，不足为训。岂“一代正宗才力薄”乎？

●本特辑所选《天香飏》，在卧龙生早期名著中成就特异，不同流俗。此书前半部分写绿林盟主胡柏龄为求黑、白两道息争，致遭双方夹杀而杀的壮烈故事，深具讽世、警世作用，为传统武侠小说向所未见之题材；后半部则写胡妻谷寒香为报夫仇，以色换艺，卒引起江湖轩然大波，亦别开生面，有其现实意义，故以“传统派”代表作入选。

（四）慕容美——本名王复古，最早以“烟酒上人”笔名撰《英雄泪》未获重视；一九六一年遂改名“慕容美”，陆续写下《黑白道》、《风云榜》、《烛影摇红》、《金笔春秋》及《一剑悬肝胆》、《公侯将相录》等书；文笔跳脱，不拘一格。尤擅处理对话方式，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加以运用诗词，介绍名胜古迹得体得当，使情景交融一片，乃大受读者欢迎，一时有“王牌作家”之目。

其早期作品以《风云榜》最佳，充满诗情画意且饱满生命力与人情味；后期之《天煞星》则笔法酷似古龙，但张弛有致，